

矛盾交织的悲凉 凄婉谱写的歌谣

——多重视角解读《呼兰河传》的女性悲剧

陈 涵, 苏 然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呼兰河传》是东北女作家萧红回忆童年时代的自传体小说。小说成功运用儿童、老人、女性自身三重视角,以及各视角迸发的双重矛盾,对其女性命运展开生动细致的阐述。透过单纯的儿童视角,可以看出稚嫩与厚重的矛盾交织;透过沧桑的老人视角,可以看出冷漠与同情的矛盾交织;透过悲怆的女性自身视角,可以看出抗争与妥协的矛盾交织。女性的悲剧在多重视角下的矛盾交织中,更加凸显独特的意蕴和永恒的凄婉。

【关键词】视角;矛盾;女性;悲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3-0021-03

萧红,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女作家,才华横溢却又英年早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情迸发的时代,她的美丽如绽放的烟火,绚烂夺目却又转瞬即逝。身为女性,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辛悲苦的际遇是她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正如萧红在香港临终前的哀叹,“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就是做了女人。”萧红用她真实的生命体验刻录了女性命运的价值意义,编织出了文字温情与凄婉。这也正是她这部回忆童年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被一代又一代人传阅和赞赏的原因所在。

小城的沧桑和残破,童年的简单与温暖,民众的愚昧与麻木,层层交错与对映,构成了《呼兰河传》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凄婉风格。其中,两位女主人公,小团圆媳妇和冯歪嘴的爱人王大姐的悲怆命运给读者留下挥之不去的创伤凄凉之感。在与封建伦理抗争中,她们终未如愿,遗憾归西。本文通过儿童、老人、女性自身这三重视角,阐述各自内心迸发的矛盾交织,由此揭示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和时代的沉重感。

一 单纯的儿童视角:稚嫩与厚重的矛盾

“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1]基于这种观点解读《呼兰河传》,萧红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贴近儿童的口语化语言,凝铸于笔端的儿童直觉,使孩子简单和清新姿态映入眼中。

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第一次进胡家的门,“我”便吵着要去看,好奇的结果是“不是什么媳妇,而是

一个小姑娘”,并且“一看就没有兴趣了”。孩子眼里的“小姑娘”和现实世界的“媳妇”身份双重错位。“小姑娘”映照孩子单纯的眼睛和稚嫩的内心,“媳妇”只不过是成人世界的惯用名词而已。此外,在儿童的世界里,爱与恨是最真实的感受填充的。所以,当“我”在冯磨倌的住处秘密发现得女人就是王大姐时,心里虽然诧异,但是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仅仅因为在“我”眼里,“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很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褶皱”,年幼的“我”,内心是不带有任何世俗的观念的,王大姐的流言蜚语和舆论哗然丝毫抵挡不了单纯稚嫩的心灵。

孩子明澈的眼睛,远离世间的苦难和人情疏冷,映衬着有限与单薄的理解能力和观察能力,因而也连缀了自己幼小心灵中无数的不解与困惑。为什么还是个小姑娘偏偏成了“媳妇”?为什么小团圆媳妇好端端的却被人认为“有病”,并且无端的“医治”?为什么周围的邻居们在发现王大姐跟了冯磨倌后,立刻从称赞她“兴家立业的好手”、“大葵花”变成咒骂她是“野老婆”、“不是个好东西”?人世间这所有的悲惨和沉重远远不是“我”这样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能够看懂的,以至于“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份乐趣,那就是毫无顾忌的和大人们反驳。正如这段“我”与祖父的对话:

我问祖父她为什么不让她玩?

祖父说:“她有病。”

我说:“她没有病,她好好的。”

于是我上去把棉被掀开了。^[2]

“我”心中的想法,蒙蔽了尘世间的种种约束。“有病”或是“无病”,无非是俗人世界可以强加的种种意识,而在“我”年幼的真实的感触中,这些成人

收稿日期:2011-06-03

作者简介:陈 涵(1987-),女,湖北宜昌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研究。

世界中的显而易见和心照不宣被遮蔽了。祖父“无病”的言论,无疑是对这种愚昧的认可。成人世界的“内”与“面”可以相互交织,可以相互脱离,甚至可以相互违背。即使无从考证祖父话语的目的,但是透过孩子单纯无知的言语和行为,也能在对比中,放大悲凉的世界,凸显现实的残酷。

再看“我”和老厨师的争执:

我家老厨师是个多嘴的人,他和祖父讲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又怎样怎样了。又出了新花头,辫子也掉了。

我说:“不是,是用剪刀剪的。”老厨师看我小,他欺侮我,他用手指住了我的嘴。

他说:“你知道什么,那小团圆媳妇是个妖怪呀!”

我说:“她不是妖怪,我偷着问她,她头发是怎么掉了的,她还跟我笑呢!她说她不知道。”^[3]

天真的孩子和多嘴的大人,本质上都有着无法契合的精神世界。多嘴的老厨师不明白黑白是非,他只不过是成人世界的一个传声筒,传递着社会中种种来自于传统封建的被扭曲的现象。话语简单,却很无情,而“我”的内心,有着小孩子细心胆大的违背和抗争。即使是大家都能够默认的事实,却还坚持自己的判断和争辩。这就是“我”对老厨师的反驳,话语犀利,但内心简单。在相反的对比中,愤懑与锐利直入人心,扣问成人的极端与无知。

小说一直贯穿“我”有意或是无意的反驳,这些都透着率真和无知,也透着对成人世俗世界的辩解。然而,虽然愈加稚嫩,却让人更加绝望。不难看出,人到中年的萧红,一直流落在异乡,阅尽人世沧桑,回忆已经逝去的童年生活,理所当然的以成人姿态的干预孩子明亮与干净的内心世界。流逝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生命在此互相融合,孩子充满天真活力的内心世界,被成人萧红的沧桑与悲悯抽空,迸发出最初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交织。正是这样,《呼兰河传》以孩童般质朴的基调和成人萧红的厚重感受在矛盾中愈加凸显女性命运的悲凉。

二 沧桑的老人视角:冷漠与同情的矛盾

小说中的老祖父,是“我”最亲近的人。萧红在文中的祖父正是自己的亲祖父张维祯。作家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对萧红的家世及其祖父有着深刻的描写,称萧红太祖时期是“当时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最大的地主之一”。祖父张维祯“青少年时代曾读过十几年诗书”,“唯一的兴趣和营生,也就是读读诗书,写写大字而已”。^[4]因此,祖父既有的地主身份和读书人身份就注定了他总是以矛盾

的姿态看待周围诸多事情,尤其是对身边的这两位女性。

“冷漠—干预—默认—同情”是祖父看待小团圆媳妇悲剧的最好诠释。小团圆媳妇刚进胡家的门,左邻右舍无一不去看热闹,祖父答应“我”吃了饭就去,可是“祖父的饭怎么也吃不完”,他“一会要点辣椒油,一会要点咸盐面的”。显然,在这位早已历经沧桑的老人眼里,吃饭远比去看团圆媳妇要重要得多。祖父身处显赫的地主之家,对穷苦人家的平常事是淡到极致的。然而,在日后的生活中,当众人对胡家“不规矩”的小团圆媳妇的一致意见是“早就该打”时,祖父作为读书人应有的慈悲就开始显现了。祖父“到老胡家说了几回,让他们不要打她了”。不难看出,这种既不强大也不微弱的干预在悲剧的发展中并没有太大的效果,群众乃至更强大的封建思想作为主体,深刻影响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她内心一直所遵循的规矩,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偏执的“爱护”。所以,当祖父的干预出现的效果只是“越打越厉害”时,他似乎明白了力量的渺小,内心的温情开始动摇了,以至于当荒唐的婆婆给小团圆媳妇进行“热水洗澡”时,祖父和所有人一样麻木的认为小团圆媳妇就是有病的。哪怕这样的话并非出自内心,但也是对外界舆论压力的一种默认。小团圆媳妇终于在人神的共同折磨下即将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时,祖父原本温暖的心终于换成了一种无奈的同情,一连两次发出感叹,“好好的孩子快让他们折腾死了”。

或许,祖父内心向善,宽容多于麻木,温情多于冷漠。因此,不难看出,对于小团圆媳妇之后的王大姐,祖父的这种矛盾心理已经开始减弱,宽厚与同情开始战胜所谓的伦理束缚。正如文中叙述的那样,面对冯歪嘴在寒冷冬天的求情,祖父经历短暂的思索,最后答应让他“搬到磨房南投那个装草的房子里去暂住”。祖父的思索正是在心底权衡王大姐对爱情的选择与道义的“顺”与“违”,祖父的答应诠释了他内心所坚守的美好,对自由爱情的默默支持与支撑。而后,祖父以极少批评我的口吻训斥“我”的多言让冯磨倌难为情了,从表面上看,祖父为冯磨倌的眼泪而心疼,为穷苦人的悲苦命运而哀叹,但它从另一种程度上更加证实,祖父已经默认了王家姑娘对爱情的追求。此时,祖父用自己特有的温情给了这位对敢于抗争命运的弱女子实实在在的力量。

幼年时期的萧红备受父母的冷落,亲情的缺乏使她更加依赖祖父的温暖。祖父是她幼年时代,甚

至整整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从这层意义上说,祖父在萧红眼中,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以老人的姿态体味世间的苍凉与无奈,却无力去改变既定俗成的规矩人生。生命的原始顽强使他必须去顺应这个社会,才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撑。但是,天然蕴藏于内心的宽仁品质,足以让这位老人留给世俗世界引导前方温暖的光芒。这也正是萧红日后对祖父的怀念和敬重所在。

三 悲怆的女性自身视角:抗争与妥协的矛盾

《呼兰河传》中的两位女性,以众人关注的非同寻常方式登场,又均以死亡的方式离开。她们始终以不断抗争与妥协的方式,诉说自己悲惨的命运。时代与环境赋予她们对待自身命运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东北呼兰河畔,生活的艰辛,刻板的生活以及愚昧的民众给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挖掘了悲苦命运的坟墓。

小团圆媳妇初入胡家门,确实确实有自己强烈与命运抗争的种种“不规矩行为”。没有哪家的团圆媳妇能够第一天到婆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但是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就敢。没有哪家的团圆媳妇能够在婆家受虐后以哭喊着要回家为抗议,但是胡家的小团圆就这样做了。小团圆媳妇的哭声是书中女性抗争的一个重要标志。“天天有哭声,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是对小团圆媳妇反抗的最真实写照。到了冬天,这种哭声渐渐没有了。跳大神,杨老太太和李永春的偏方,让小团圆媳妇变了模样,小团圆媳妇不再歇斯底里的哭喊了,只是“她的眼睛里边老是充满了泪水”。哭声,是抗争的开始;哭声的终止,也是妥协的开始。因此,一连串的折磨到了“洗热水澡”,麻木的屈服开始静悄悄的拉开帷幕。以至于“她说的时候,好像说着别人地一样”。此时的小团圆媳妇,应该是真的顺从了,不哭不闹,成了想象中的“规矩”。生命的悲剧从小团圆媳妇的抗争开始,也以她的妥协最终走向最终灭亡。

王大姐的抗争,相对于小团圆媳妇来说,似乎安静了很多。她静悄悄避开众人的目光,固执的跟了一个穷汉。已经有了身孕的她被人秘密发现在

冯歪嘴的屋里。从表面上看,王大姐是在抗争,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其实不然,她的反抗,似乎掩盖了内在的另一面。王大姐的悄无声息,正是她不敢面对外界舆论的一种软弱表现。当这个被街坊邻居都大加赞赏的姑娘突然被发现成了穷汉冯歪嘴的女人时,众人嘘唏,随之而来的是众人眼里的坏女人形象,曾经的“大葵花”、“兴家立业的好手”成了“野老婆”。王大姐突然沉默了,她从响亮走向安静。众人可以看到她的坚强,因为她对贫穷的生活毫无怨言;众人也可以看见她的软弱,因为她从不对这个世俗的世界去辩解什么。在世人的耻笑中,她并没有选择和小团圆媳妇一样,而更多的是沉默,安静的承受一切,没有争执,只是和自己心爱的人患难与共,隐忍的活着。这就是王大姐无力的妥协。

悲凉就在于此。两个女人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与妥协的矛盾,在生与死的结束与轮回中,也在女性自身悲剧的体验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两个女性,在自我解放,也在自我逃避。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输赢参半,因反抗而给这个麻木的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也因妥协而留下无限的遗憾。如果死亡是注定的,那么轰轰烈烈的去打一场对命运的硬仗恰是作者对她们寄予的期望。

萧红写《呼兰河传》,内心是充满落寞和悲伤的。身体健康的摧残和折磨,个人情感的再度受伤,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威胁,使得此时的萧红,更加怀念童年时代的呼兰河畔。然而,萧红所写的《呼兰河传》,决不仅仅只是个人角度的情感迸发,更是一种悲悯大众的扼腕叹息。她站在芸芸众生之上,有着渗透人生境界的沉郁,有着对逝去故乡的哀叹,有着对国难家仇的复杂爱恨。

作家林海音曾经说过,“好的小说并不需要作者的评述或说教,需要的是观察视角和对事件的记忆。”^[5]纵观萧红的《呼兰河传》,多重视角的运用,双重矛盾的交织,把女性的悲剧深深地刻录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用生命的悲凉谱写了“一串凄婉的歌谣”,成为时代永恒的叹息。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在文学研究丛刊,1999,5.

[2][3]萧红.萧红全集(第一卷)[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294,301-302.

[4]铁峰.萧红文学之路[M].哈尔滨出版社,1991:2-3.

[5]李玲.多重视角下的乡愁书写——以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为例[J].名作欣赏,2010,9.

因是源自诗人内心对女性的情感认同,借女性描写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情感。李贺一生怀才不遇,其短暂苦闷的一生恰好与封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产生了共鸣。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王琦.李长吉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303.
- [3]冷卫国.李贺诗歌现象三论[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7,4.
- [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6.

The Analysis of Female Imagines in LiHe's Poems

HE Yan-dong

(Literature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Lihe's poetry, which is rare in the poem forum of the Tang Dynasty. Generally, the women's characters in his po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woman in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e woman in real world. The former concludes the goddess and the Ghost.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ddes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bout his poems, Yuan Xingpei says, "In one word, it is the portrayal of his inner anguish".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men is also the important way to express his pang emotion.

Key words: Lihe; Woman; Imag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 23 页)

The Dismay of Interwov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Poignance of Written Songs

——Analyzing Women's Trage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the Hulan River*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CHEN Han, SU R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the Hulan River*, written by the northeast writer Xiao Hong,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her childhood. The novel adopts the child, the elderly, women's triple perspectives and dual contradiction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in every perspective. This is a successful way of stating the fate of women in the novel. The pure child's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 of puerility and massiness; the old man's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 of indifference and sympathy; the women's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 of struggle and compromise. In this novel, through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dual contradiction in each perspective, th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and eternal poignancy of women's tragedies become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Perspective; Contradiction; Women; Dismay

(责任编辑:张俊之)